

滙周刊

Sunda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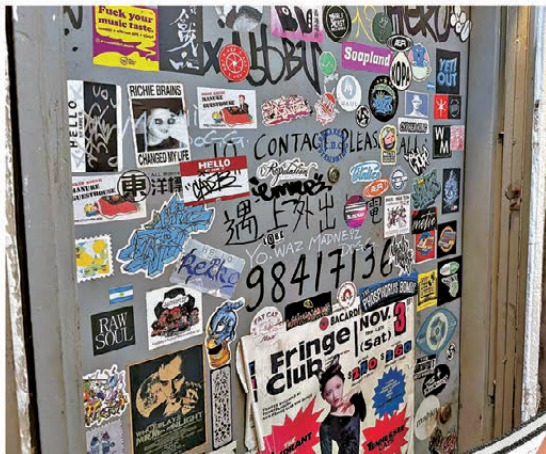
從校園走向國際
港隊無人機足球
新潮玩意



人與自然共棲
深圳生境花園
神州行走



裝滿黑膠的紙皮箱堆至天花板。



店門外貼上大量有關唱片的貼紙。



阿 Paul 珍藏的白金唱片，Snoop Dogg 的《Paid tha Cost to Be da Boss》專輯。

「黑膠養父」 藏 30 萬碟

阿 Paul 有「黑膠養父」之稱。



你有沒有試過，聽起一首舊歌，過往的舊事就會在腦中自動播放？你哼着歌，走在當年的路上，周遭雖然早已人事已非，卻恍如仍身處那舊時光景。音樂往往是記憶的鑰匙，可鑰匙會生鏽，記憶會模糊，音樂的聲音也會隨時間漸漸失真。世上有這樣一種寶物，它所刻錄的聲音能百年、千年不變，如同「神燈」般藏下歌星的靈魂。它用最笨拙卻最真實的物理方式，把一整個時代的聲音與記憶刻下來，那就是黑膠唱片。在串流音樂的年代，深水埗有間被 30 萬張黑膠淹沒的舊舖，裏面住着「要碟唔要命」、人稱「黑膠養父」的歐德成（阿 Paul）。今期《尋寶記》，我們同他一起通過黑膠唱片走入一個時代的記憶。

播出時代記憶

拜訪阿 Paul 位於深水埗的店舖 Vinyl Hero，一推開門，數以萬計黑膠唱片，從地板堆到天花板，密密麻麻，幾乎沒有落腳的地方。空氣中瀰漫着舊紙張和塑膠混雜的氣味，昏黃的燈光下，灰塵在唱針周圍緩緩飄動。阿 Paul 從唱片堆中探出頭來，他小心翼翼地挪開腳邊兩大箱黑膠唱片，微笑着打了一聲招呼。

最原始真實聲音記錄方式

「這裏是黑膠孤兒院。」阿 Paul 說。「別人收貓收狗，我就收黑膠。我也當每隻黑膠是一個小動物，是張國榮、梅艷芳。」

阿 Paul 形容黑膠唱機的唱針就像一個麥克風，當唱針在唱片紋理中走過，它會感應到那些凹凸起伏，產生震動，然後通過喇叭將聲音還原出來。整個過程，沒有取樣，沒有壓縮，沒有數碼修飾。張國榮唱歌的聲音是怎樣，黑膠放出來就是怎樣，是一種最原始、最真實的聲音記錄方式。

「就好像阿拉丁神燈一樣，黑膠裏面藏着的，是梅艷芳、張國榮、譚詠麟、貓王的靈魂。一千年後，幾百年後再播放出來仍不會變。」

如今流行數碼音樂、串流音樂，雖然按一下就能播放，但相對黑膠卻失真了許多。「是可以聽，但正如真正美酒佳餚都是精心烹煮的。我們玩黑膠也是這樣的心態。」他形容現在的人什麼都要快、要簡單，但他不喜歡那樣，「因為我們在上世紀」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開始聽音樂的時候，是吃飯的，是吃大餐的。」

阿 Paul 口中的「大餐」，到底是什麼味道？答案，在六十年代的越南。

越南華僑受美軍音樂熏陶

1957 年，阿 Paul 在越南西貢出生。他是越南華僑，家族自祖父一代從香港移居越南經商。六十年代越戰爆發，西貢因美軍進駐成為「小美國」。

那時的西貢

空氣中飄着咖啡香、美軍基地傳來的搖滾樂，還有電視台播放的英文流行曲。

阿 Paul 的父親從事接待美軍的工作，所以格外容易接觸美國文化。1972 年，家裏買了第一台手提唱機。阿 Paul 說那時的二手唱片出奇地便宜，有很多美國人買了唱片，最終可能是回國了或是上戰場後沒能回來，最終身上的東西都會落到二手市場。他與兄弟就這樣買下大量二手黑膠，放學後整天對着唱機聽歌。

那個年代，美軍電台播放的盡是搖滾、藍調、鄉村音樂，幾乎所有黑膠唱片都是原聲樂器錄製——鼓是真鼓，結他是真結他，人聲是沒有經過修飾的人聲。Paul 說，那就是他口中的「大餐」。

但大餐的背後，戰火卻漸漸籠罩在他們一家。

越戰持續升溫，越南政府規定年滿 18 歲的男子須入伍服役。阿 Paul 身邊幾個玩伴都被徵召上戰場，最後都沒有回來。1974 年，17 歲的他被母親送上船，偷渡離開越南，來到香港。

人離開了，但記憶與感情可能一直都沒有。六十年代的西貢，可能是阿 Paul 生命中最深刻的時光。那時候沒有戰爭的恐懼，只有音樂、朋友，和那台父親買回來的黑膠唱機……

逃難時阿 Paul 只有 17 歲半，初到香港的他寄居在北角外婆的木屋區。為了生計，他做過各種工作，但靈魂始終繫在搖滾樂上。那是他最狂放的青春——留長髮、穿皮衣、騎哈利電單車。唱片愈買愈多，小小的房間連床都放不下，他乾脆睡在街上。

一聽一看 砰一聲進那時光

九十年代初 CD 崛起，黑膠唱片淪為垃圾，被成箱送往堆填區。阿 Paul 看着心疼，從電台、舊唱片店甚至垃圾站，將被時代淘汰的黑膠逐一「救回」。2004 年，他在長沙灣道惠康大廈五樓租下單位，取名「Vinyl Hero」。

三十年來，他「收養」的黑膠累積超過 30 萬張。他算過，多年來投入的租金與開支超過 500 萬港元，足夠在香港買下五層樓，但他笑得豁達：「我只賺到快樂。」

他說，黑膠唱片最神奇的地方，是它的圖片、它的聲音、它的感覺，以及它的紙張味道，「你一聽，一拿，一看圖片，人的腦裏面好像有一個機器一樣，立刻砰一聲帶你進入那個時光。」對他來說，這不是懷舊，是真實。他至今仍記得七十年代香港的街道是怎樣的、去哪間 disco 玩、電視節目做什麼、有什麼電影上映，「全記起來，全都記得。」

對他來說，六十年代不只是過去，而是他一直想回去的地方。所以後來，每當他看到一張被遺棄的黑膠唱片，就像看到一個被遺忘的年代。他把它們一張一張撿回來，擦乾淨，放上唱盤，彷彿只要唱針落下的那一刻，他就能回到從前。

為保管港人音樂記憶 賣哈利電單車棄置業

有人尋寶，為的是一段找不回來的時光，但無可否認，黑膠唱片在拍賣市場上，有時的確是一筆意想不到的財富。

據公開資料，目前全球最貴的黑膠唱片，是美國 Hip Hop 團體 Wu-Tang Clan 的專輯《Once Upon A Time In Shaolin》，此唱片全球僅生產一張，2015 年以 200 萬美元（約 1,560 萬港元）天價成交。緊隨其後的是披頭四（The Beatles）的《白色專輯》（The White Album），鼓手 Ringo Starr 於 2015 年拍賣其個人收藏複本，由匿名買家以 79 萬美元（約 616 萬港元）投得。

近年香港的黑膠市場亦屢現高價。2025 年 3 月，張敬軒 2022 年演唱會的親簽簽名

彩膠唱片，在歌迷會拍賣中一度以 71 萬港元成交。雖然事後張敬軒團隊考量成交價遠超實物價值，經協商後決定收回兩張彩膠並暫緩後續拍賣，但事件足見黑膠在收藏界掀起熱潮。

待知音人上門尋寶

當拍賣場上的數字不斷刷新，黑膠的價值似乎被貼上了天文數字的標籤。然而，在「黑膠養父」阿 Paul 眼中，這些天價紀錄從來不是他守護黑膠的原因。他最珍惜的，反而是那些在路邊撿回來、乏人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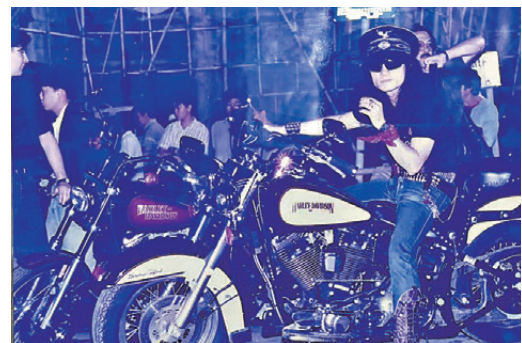
津的「孤兒」。為了守護這些被遺棄的唱片，他甚至變賣心愛的哈利電單車，前後投入足以買下五層樓的積蓄。

正因這份純粹的執著，他的小店「Vinyl Hero」逐漸成為全球黑膠愛好者的尋寶聖地。多年來，不少外國樂手與遊客遠道而來，只為在深水埗的小店裏，尋回一張在老家早已絕版的唱片。一張在旁人眼中或許僅值數十元的二手黑膠，在 Paul 的店裏，可能正是某個人苦尋半生的珍寶。

Paul 常說，他不是在做生意或搞收藏，只是暫時替香港人保管這些音樂記憶。他期盼着有一天，懂得珍惜它們的新主人會主動上門，把這些「孤兒」安全帶回家。

從幾十元的二手貨到百萬計的珍藏品，黑膠唱片的市場價值各有高低；但對阿 Paul 而言，它真正的價值從不取決於價格——而是在於它所承載的歲月，以及願意傾盡全力守護它的人。

正如小店的「店歌」《Who'll Stop the Rain》所唱，阿 Paul 多年來的堅持，不過是希望有人能與他一起，停下這場拋棄黑膠的雨。



阿 Paul 年輕時迷上哈利電單車。



店內擺放唱機，讓知音人即場試聽。

許冠傑黑膠唱片。

